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三十七回 盛德園作餞春雅集 瓊瑤館逢捧硯雲郎

卻說丁卯正走著，聽有人喚著自己，回頭看時，卻又不見，一連幾次。便立著看著，見牆角下隱隱約約鑽出個人來，將自己一把拉住。丁卯定睛看時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不是燕兒麼？怎弄到這樣？」那人忸怩著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原想到貴寓請安去，卻自顧不堪縶縶，所以還沒來。今天，今天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低著頭不說下去了。

丁卯原是最喜攬著事的，又見那出人意外的燕兒，那裡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即向袋裡摸出張一元的紙幣來給他道：「今晚對不住得很，算了一杯酒資罷！明天准在寓候著。你我都是熟人，還怕什麼縶縶不縶縶的。」說著便走了。

原來那燕兒是河內將軍方叔虎門下第一個孿童。方將軍典兵京畿，佩大將軍印，聲勢權位無與倫比。府第在鐵獅子衙衙，連廊復廈，為京師第一名邸。邸中盛德園為錢塘名士黃澤夫佈置，山回水抱，金輝碧映。脫胎圓明舊址，而遜其富麗，持比三貝子園，則無其清曠。卻一處處錦幃珠簾，一簇簇花羞鳥媚。

方將軍總縮虎符，卻蕭（逍）閒自得，每日延引著幾個名士在園裡宴會。不是鍾聲唱遍，當筵鬥刻燭之詩，便是菊部徵來，纏頭擲柘枝之舞，那些名士有了這又闊又富的主人，有吃有喝有看有聽的勝地，自然絡繹不絕的來點綴這名園花木了。

有一天，是上巳後三日，滿園春色，正亂烘烘的飛舞著。

將軍便邀了幾個最合意的，開了個餞春小集。在白瓊瑤館佈置了兩席，烹茶捧盒的都有些十四五歲的雛婢。看看差不多已正了。花間一陣笑聲，隱隱約約的在隔池山籬外走過了幾個人。

接著便有一個小廝說道：「姜季浩參政同路旭初參議來了。」

將軍倚欄望著，見來了兩人。第一個身材不過五尺，紫棠色的臉兒，目光炯炯，昂首顧盼，一見便知是個好議論、富文采的漂亮人物。第二個瘦瘦身材，走路有些一搖一擺的，拈著幾根疏髯，卻先開口道：「主人已有那裡候久了。」說完，搶上幾步來，笑說：「來遲了。」將軍也點了點頭，卻笑向季浩道：「前天令郎榮晉特任，還沒去稱賀呢。」季浩仰天笑道：

「兒輩升沉，問他什麼。我只望他上毋負國家恩幸，下毋似阿翁疏狂放誕，動遭物議罷了。」說完，將軍引兩人進了白瓊瑤館。

一進門便是大院子，兩株辛夷有三抱許粗，滿開一樹繁花，如到了群玉山頭一般，把日光都遮得剩些零碎活影哩。季浩想：

「將軍是個武人，今日餞春小集不開在別處，卻在這白瓊瑤館中，對著一院辛夷，作三春結束，題文恰當，還有個人在那裡指揮。」因問道：「韜庵公子呢？」將軍笑道：「我曉得你第一句問的一定是他，這孩子這幾天忙昏了，硬拉著季穆齋要他指點真偽，收羅宋版呢。」旭初道：「穆齋鑒識書籍的眼光原不差。」將軍道：「什麼鑒識不鑒識，不過被阿韜這孩子扭住了，沒法子擺脫罷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一個人直撞來道：「好呀！竟罵起來哩。」

眾人看時恰好是季穆齋。將軍問他怎才來，穆齋笑道：「早來了，被令郎中途劫去嫖小筑中，將炕牀底下的書都撿了出來，要我說明來歷，分別去取。鎮（整）鬧了兩點鐘才鬧清了。他還要我將各書注明刊印年月種類。這可老性命要緊，撒了個謊，逃到這兒來，托老將軍保護著，當不怕小將軍追趕下來哩。」

說著眾人多（都）笑了。

將軍看著時計已差不多午初。穆齋問約而未來的還有幾個，將軍道：「范雨亭、葉笑庵、夏子超是必來的。其餘還有閻樹楷、周孝戡，一個病著，一個明日要出京，怕不能來了。」正說著，范雨亭、葉笑庵、夏子超一齊來了。別的不打緊，子超背後跟著個十六七歲少年，穿一件元緞單袍，鬢發如雲，肌膚凝雪，山眉水眼，竟是個絕代佳人。將軍一見，不覺怔怔地呆了，忙問道：「這位是誰啊！子超笑道：「太客氣了。」說時，那少年趕過去向他打了個千。將軍才知道是個小廝罷了。卻不知不覺的含笑道：「免罷。好個玉人！子超，你竟瞞著老夫攬起佳人來。」眾人平日見將軍很嚴重的，今日見了這少年，竟大改常度，說起瘋話來。子超笑道：「那裡敢瞞你。要瞞你，今天也不帶他來了。」說著，回顧少年道：「燕兒，我今天將你借給將軍一天，你去伏侍著？」燕兒流波一笑，靦靦腆腆的移了幾步。

將軍將他一把拉住，迷擠了雙眼，笑問道：「幾歲啊？」

說十六歲了。」念過書沒有啊？」說也認得幾個字的。「原籍那裡啊？」說揚州呢。家中還有誰啊？」說父母早亡，只兄俱沒，沒什麼人了。在夏大人家應的是那一項啊？」說磨墨、伸紙、捧硯、焚香罷了。「好雅意的差使！夏大人捨得將你贈人麼？」燕兒卻紅著臉不答了。將軍見他嬌羞不答，宛如女子，不覺忘形，將他的手舉起來，向自己花白的鬚子上黏著，把個燕兒急得一張粉臉再也抬不起來。季浩等看見這種醜態，一個個托著看花溜了出去。獨有笑庵、雨亭兩人是最會淘氣的，在欄杆一角鬼祟祟的商議著。

雨亭忽然招手向一個丫頭道：「來，來。」丫頭走了過來。

雨亭低低說道：「將軍喚二公子呢。你說我們都在這兒要發起做詩，請他來入局呢。」丫頭認是真的，應著去了。笑庵舉手將雨亭肩上掐了掐道：「促狹鬼，你也積些陰德罷！」雨亭放下臉道：「都是你提調著的，現在又推在我身上。」說著，又格的一笑。穆齋正在廊下看鸚哥兒，聽他咕咕呱呱的，知道又要擺佈著那一個了。想要來問時，只見韜庵興興頭頭走了過來，笑道：「做什麼詩啊？」季浩等沒聽見雨亭撒的謊，都莫明其妙。雨亭裝著一臉正色道：「我們原說吃了飯再說，老將軍說先把題目議定了，慢慢兒喝著想著也好。他老人家在裡邊等你去商議呢。」韜庵認是真的，便走了進去。眾人見雨亭這樣調撥，早已明白他的意，都指著他乾笑。他得意非凡，拉著笑庵沿壁蛇行而進，伏在窗外偷瞧著。

見將軍正拉住了燕兒搭訕著，一張半笑不笑的壽星顏，幾乎貼到了燕兒胸前去。燕兒正在危急，忽見人影一閃，走進了個雍容華貴的公子來。這一剎時，直把三個人驚呆了一雙有半。

將軍正神魂蕩漾，一見兒子直撞進來，忙將燕兒推開，漲紅了臉立起來看懸著的書畫兒。韜庵一進門，見老子正拉著燕兒扮鬼臉，心裡一驚，要退出去也來不及，只得紅著臉站在一旁。

燕兒更羞一個十足，還虧他勉強支撐著向韜庵打了個千兒，便不言語了。這一副變相行樂圖，直把個窗外伏著的葉笑庵、范雨亭笑得幾乎哭了出來。子超心裡兀自稱快。想：「老頭子最愛割人的靴統，今天可受了報應了。」還是穆齋、季浩、旭初老成些，怕將軍下不得台來，笑著進去道：「名園勝友，奇花佳日，竟被叔虎將軍一人占盡哩。」這一句話，真似三人的救命星君一般，把三人的靈魂從苦海中收了回來。將軍忙換了一口氣道：「名園麼……」說著又覺得不知接著說什麼的好。

韜庵見他們三人進來，早已溜了出去，將雨亭一把拉了便走，道：「促狹鬼！今天同你把這筆帳算定了。」雨亭隨他走著，回過頭來笑向笑庵道：「笑庵，我這一去存亡未定，倘竟被韜庵公子一頓亂棒活活杖斃，托你還去同畹芬說，教他好歹要報仇的。」這幾句話說得韜庵也笑了起來，將手一鬆。那知雨亭正趁著韜庵拉著的勢向前走，猝然被人向後一推，便拍撻一聲。真是：